

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九

順治十三年丙申七十三歲

永年武汝清

棟註

六月

後學

武陟王 略

初一日

在系世致十金程監判

復張蓬元■某從事於學有年矣知其不可不啟強

蹈之知其不可不允蹈之如澄心定氣亦迫思與

真性相見然靜坐時未免有朋從之擾所云恍有

一不發之體凝然於無聲無臭之地發未發皆見

之殆星淵矣明知此處他人難以著力而神柄杆

格豈容易認故求此言之無滲漏猶緩而求此心

之無粘滯更急有一事焉洞知其不足動念也而發不及覺即日用或可相忘也而夢寐或牽之乃知根源之地纖毫未淨難以語學前歲見先生所性之蘊周徹四體故立言之精絕不留幾微疑似以啟爭端大札詳示及質疑四則俱得豁然矣先生於大中刪改可謂益精益密非前此粗而今始精也前此疎而今始密也數年後安知不今見精者後又見爲粗乎今見爲密者後又見爲疎乎總之道無終窮先生之學自與之無終窮耳

夏殷周一禮出因而妙處全在損益如無損益天地
爲死局矣六十四卦皆相逼而來不得不平不得
不轉節宜陰陽搏挽宇宙古今一大損益也大哉
易乎其用無窮與天地相爲終始

初三日

易之六十四卦槩以貞爲主貞而吉皋夔一流貞厲
終吉則文王箕子是已貞而凶者其龍逢比干乎
夫貞矣而何以凶蓋凶而不失其貞者也或曰揚
左諸公不知易予問之曰貞凶曰必曰避凶則崔
魏矣烏乎可用易而不用於易其惟聖人乎

堯授舜舜授禹一中而已矣湯亦曰執中孔子時中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程門遂以觀喜
怒哀樂未發氣象爲相傳宗旨善學者能於未發
氣象而見程子子思則可以因程子子思而見堯
舜禹湯孔子矣大哉中乎

中曰和中不可見而和可見中又曰庸中不可爲而
庸可爲庸德行庸言謹以至於諧神人和上下中
豈有餘蘊哉

初四日

靜坐着未發氣象此是學者功夫到之候驟而觀

之念中非中念性非性愈求在而愈不能在觀之
人中忘其中性忘其性無在而無乎不在此處者
不得一毫正助亦憑不得他人口說性理者自得
之

初六日

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士君子生今之世而不明
其能處憂患之事乎六十四卦會而通之皆
所以處憂患之道不獨履謙九卦爲然也

初七日

吾人一日之間寸心靡甯幾多初擾思慮累之也靜

言思之思何爲也或慮何爲也哉期此時此事之
有常於理而已矣果其當於理也思復何思慮復
何慮也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故曰天下何
慮

日

考忌辰告文 六月之八日我考不諱之辰自乙

巳至今丙申蓋五十二年於茲矣考享年五十有
二合存設計之尙未及百有十歲乃知古人庭闈
承順以壽考而迺吉康乃奇福至樂古今不可多
得甲以前婚嫁未畢似寒切身不敢苟且荒弄

斗以自潤甲申以後危懼驚心焚溺在世豈暇餘
顏面以向人總之一身漂泊寄跡於山寄跡於水
今且浮家於千里之外欲一上宗祖墳墓而未能
也慘糾何言兒不肖日夕懼殞越此身貽先靈羞
辱終生一憂患之人而已矣客邸度饑寒子若孫
薦獻於位前我考有豐定洋洋在上而欣享也

初九

古人九德爲天子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德薄而
位尊懼不勝其任也堯舜官天下正是爲天下擇
第一等人以承天佑下民作君之意湯放桀武王

代紂犯千古不韙聖人不非之而曰應天順人此亦堯舜官天下之意

箕子陳疇亦是知武王非有心利天下故不忍自秘
一總大道爲公之意易所以云內難而能正其
志箕子以之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能出入是門者義文周孔外
顏曾思孟殆庶幾焉元公純公康節亦可謂開關
啟籥之人是道也非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未
可輕以語此

初十日

贈醫 予來蘇門即聞有微人張復初兄弟善醫更
精保切術今歲入夏三孫四女孫相繼出痘初出
時逆亦險復初曰嗣後令予弟來但按法調理當
無恙諸孫竟借寅初手俱有瘳君家兄弟於此術
真可謂入妙矣不見廻生手安知造物心君家兄
弟其體造物之心爲心者乎予更嘉君家兄弟得
秘傳而不自護惜出所藏書公於人此所稱君子
而隱乎醫者也又何羨乎良相

十一日

以副雲章 榮發在眼不能超騰論鄴郡莊客字收

說即次獲安頓借福庇咸豈言悉温州爲有宋名
臣王龜齡故里其後允遺集幸一物色之古人薦
類藻結異代之知老親翁豈無意乎

復馬玉笋圖望見尚滯家園傳來手字纏纏數百言

神怕氣靜道力堅凝許文正學術事業當在先生
矣夏峯莊地竟不肯受分毫之價及朋之誼真是
千古蓬元先生謂此近世絕無之事但弟以非躬
承厚德則魂夢不安耳聾聵之人不與溝壑尙欲
振燈燭之光率諸子誦讀一室畢力耕耘草野無
事求所以報稱穹蒼即所以仰答知己夙昔相期

愿有以教之

二日

寄張方伯 梁戟南發屈指已爲西冷主人矣湖

林風遙憶之而神遑第支體日憊不能結山水之
緣於扶輪新刻得讀大作足當臥遊耳目發深省
也前所託茅止生遺產其地畝租單已呈臺覽今
五劉雲章親翁赴浙囑其忠幹從者張義代料理
此事唯先生留意區處劉僕自溫回或有頭緒便
可令茅僕與之偕來茅孺人離家五年絕無音問
或僕敢於背主母或別有制其僕者而陰以爲迷

茅孺人之地人情至今日險極矣不畏王法豈畏天理先生爲名教之主此時不能預作歸計是永無上茅總戎墳墓之日也

十三日

復張達元 來書謂易以乾坤冠篇書以堯舜冠篇詩以周文冠篇春秋以尊王於天冠篇如一身之有冠冕一家之有大宗一切上衣下裳皆不敢出冠冕之上一切小宗別宗皆不敢出大宗之上只此數語統宗會元體用俱備至如舜之大聖而道其心湯之大聖而禮其心孔子之大聖而矩其心

是謂理學釋氏本心之學不可謂之理學曾以至
善爲宗孟以性善爲宗周以純粹至善爲宗是謂
信宗釋氏無善之宗不可謂之信宗皆確乎不可
移朱闢先生之論匪朝伊夕更有所質者本心二
字筆自孟子孟子闡揚堯功不在禹下陸子直接
孟子之傳而獨提本心以示慈湖則釋氏之本心
與孟子之本心其間於何分途乎無善無惡雖禪
家示自然陽明學之把柄以天地萬物爲體以明
德親民止至善爲用其所謂無善者謂無善之可
名正至善也則無字似不必以辭害意先生以慈

湖龍豁而墮無聲無臭無善無惡此言傳師者之過而非師傳者之過陸王亦可原也朱陸一時並起朱王前後迭興總之分孔子一得未嘗不可然而立人必以張朱爲正宗陸王爲別宗非某心之所安某於張朱深切師資陸王非有私矐本心所見非敢強違故傳宗錄一編周程張朱迄陸王僅七子耳此區區之意先生所見自是中止某未見有偏嗜焉已見難克如此昔韓范論西事不合希文拂袖去魏公自後把住其手曰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希文意亦解學問事較國事何如正

好與先生作商量也鄧子元錫顯得其語數則入
宗傳考此中無何身歿以爲記室

十五日

古調堂集序 馬子閔徠自瀕其所居之巖曰古調
堂凡有論著彙而珍之曰古調堂集曰初刻始事
之辭也閔徠名家子其曾王父毅菴先生以侍御
起家余聞而慕之後交其孫抱元西室諸兄翁又
交其曾孫君黃習仲諸兄弟蓋多奇節異能之士
云雖未識閔徠然心嚮閔徠久甲午春自衛之營
往返天雄閔徠嚮余一如余嚮閔徠且贈余書以

其中懷相質余喜所見而符所聞也明年書來以所刻古調堂集索序余卒業之文無雜篇篇無雜言傳述先世遺行間及一二節義其事核而可據其文質而不靡其集中所及之事所及之人與余素所聞者無別余更喜閱徠之言足以徵吾信君子之於言也無所苟而已矣閱徠其庶幾乎至其論行結交以文會友尤非泛泛閱徠亦猶行古之道也以古調堂名其集意在斯古人立言之業將爲天地生民立命開幽垂憲其道甚大閱徠有志立言應自鄭重其言君素莊事其兄習仲則知

閱祿幾於家庭者既多小宛相戒之情俟不能
文而懋懋於敦行竊附代木相成之誼申此意可
以敘古調堂集矣

日

儀封令 年來功令靡逐流移哀此勞人久無甯
息適且以終歲勤苦典衣鬻女成此稼穡一旦遂
乏去得無太慘乎吾鄉窮親故舊日日以此情來
告耳不忍聞目不忍見然力不能爲之計聞亦有
雖主仁厚於遵功令之中而寓恤流移之意一分
休息一分安養古稱循吏意在斯乎前楊安未仕

曾多方爲流民請命今權自己操矣諺云當權者
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逐流民所以清東人
當事者自有意實謂有保認而明知非東人者固

一可辨也

口口

忽稱龍德而隱足乎內不待乎外人不知其隱獨行
其意不易世忘世也不成名忘名也邈世無悶所
以忘世不見是無悶所以忘名樂行與之達處不
分爲二一知有隱徵聘可至聲譽可加非龍隱矣
或曰夫子隱居求志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

嘗不許人於行曰為政志以得德為人知而不能
正所謂其德而隱者也

二十日

陰陽真勝自有天地而已然矣陽剛而陰柔柔似不
能勝剛然道心微而人心危則剛之不能制柔也
明甚天下所以日少而亂日多君子而多不仁
未有小人而仁者 易之為用總欲化小人為君
子其扶陽之意乎噫甯獨易也而五經四書以暨
諸儒之旨無非欲化小人為君子耳

二十一日

汪千頃詩序 予素不識千頃偶於識千頃者聞其名知其爲詩人也丙申初秋千頃借公望訪予夏峯適予案頭有友人論學書三紙千頃起環讀之謂此時工詩文之人不難躬逢其侶則立名節之士亦嘗親炙其人獨闕然自修專意於性命之學者吾見亦罕矣予曰詩與學歧視乎哉仲尼謂門人何莫學夫詩而鯉趨過庭則首以學詩爲聞蓋詩非徒以格律音調相誇詡其溫柔敦厚之言原與性命通是聖學之所尙也故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誰謂詩於學可歧視乎哉

原缺

化戾違變貞固立本夫固各有攸當藝租受世宗
厚恩少至未一失德行一不讒殺一不辜得天下
不為孟氏嘗言之矣

二十八日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曰非之飯糗茹草也若將
終身焉及其至入子道被袷衣一也古固有之
明道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
其 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此語同一識解開
拓千古之心胸

何謂性學天理而已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非人之

所能爲欲須臾離之而不得者也佛氏於其非
惡竈之平等無分別心失天然自有之秩序是謂
無理所以亂教與聖人經世事物何啻于里

二十九日

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明道之言至矣盡矣心何
嘗有曰官爲務也心何嘗有兵革百萬也心何嘗
有疏水曲肱也總之皆適然之遇而已如是來如
是往只行其所無事實無一事也。嗚呼且之頃
偶一猛省令人躍然

諸端立言之旨各不同大如不出居敬窮理四字此

口字括盡一箇高言之總尼山之博文窮理思約
禮居一也。惟精一理也。惟一也。敬也。合上
言之。二件焉。

字。易之。是一字工夫。只是一懼字。又
一。覺便。能一敬。便是地。

成。入門。不。利。與。就。根。不。異。因。人。設。法。隨。科。
立。教。教。者。聖。人。論。仁。論。孝。論。行。真。是。化。工。造。物。
執。定。一。說。以。窺。見。子。不。識。孔。子。亦。何。能。進。退。諸。儒。
白。命。爲。堂。上。之。見。平。

七月

十普

卷九

十一

初一日

陸子談本心惡言心者羣起而攻之朱子稱心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心何罪焉王子談惡言良曰羣起而攻之朱子稱知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知何罪焉朱子生平極不喜人說悟字悟何非焉總是有意於悟則無形身也無處究諸他

激乎其言之正也

心之所趨也無所依據遂成人心後儒心之所趨也無所依據遂成人心

心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蓋所以嚴其防而不使之放蕩無歸道統之宗意在斯乎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與性與天又息容分其合處得力在一盡字

初二日

容色辭氣闕此心之操舍存亡記者稱夫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太和元氣至德流行故學者須用變化氣質氣質不變是心之放也正衣冠尊瞻視似飾於外然收斂身心內外齊一君子所以居敬而收放心學問之道在是矣禮教之與其有賴

子

初三日

或曰同人易人與物易物與難我往應人曰同
人人來應我曰人同同人者問之我而已人同者
豈能必之人哉我往應物曰與物物來應我曰物
與孔子與二三子二三子不能與孔子孔子之所
以歎也曰以不善與人同也難矣以妄
與物而與物之與也難矣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
又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豈專待之人同者
且專待之物與者耶亦惟盡其在我者而已矣

或問不事王侯之義曰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
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程子云士之高尙亦非一
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
足之道遠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
有狷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
所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尙其事曰古來英人傑
士真一遇侯王而發抒其志氣豈皆不足言高尙
與曰是未可執論也孔子之衛之魯孟子遊梁遊
齊車無轍思得一遇蓋神遊唐虞三代之盛而

欲親見之事有尙焉者乎事有高焉者乎用行舍
藏以天地爲闔闢以陰陽爲旋轉豈一箇介之足
云然老而不遇者時也聖人終不能與天爭時既
不獲勢成輔相天地以左右乎民則儉德辟難不
可榮以祿

初五日

人生最不堪之境曰蹇曰困曰坎然以之收小人而
用以成君子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夫行有
不得皆反而求之反其不得以歸於得蹇詎非君
子之幸也哉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莫之

致而至者命也志亦何遂之有而遂於困困固君
子動心忍性之會矣坎之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
教事蓋以此成行卽以此立教治已治人其用甚
大入險出險遊刃有餘文王囚於羑里而演易孔
子厄於陳蔡而作春秋述一時之志垂萬世之教
憂患之生人亦大矣哉

初六日

或曰虞廷執中孔門一貫皆彼有所授而此有所承
伏羲畫卦二千年後始有文周又五百年而有孔
子信乎自古聖人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

受於人也曰義畫卦是即以卦授而文以象承之
周公以文承之孔子以象承之南北海此理同前
後聖其揆一君子之道以本諸身者不悖於天地
不疑於鬼神不謬於三王不惑於百世亦誰任與
而誰任受耶下聖人一等便難以語合符顏淵死
聖人之道所以不盡傳也

初七日

東李國華 昨博兒備述臚翁所言可以居心可以
持世令人起敬聞讀法華讚經尙未得其趣味尙
正喜其未得趣味也若得其趣味便入而不能出

矣有宋諸大儒獨正叔不讀佛書明道徹首每令人借口晦翁鐵板道學尙賴延平匡救游謝輩出諸君子晚年皆流入於禪此皆讀其書而得其趣者也第嘗有說焉佛氏無人倫不可以治天下文公原道之作似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闢佛家竟未下句之奇、、且昌黎於佛恐在影響間涇陽云正幸其入佛未深耳如其入之深也便應向大年天覺諸人家裏拈鞋弄拂去何以得稱孔氏之徒但願社翁得其趣時勿爲其所奪則善矣與三無道人論讀易 三無道人勿而讀易予老矣

未嘗學易庚寅之秋抵蘇門同居聞嘯樓始習初
讀今七年所未有窺也程正叔之言曰易之爲書
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
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
後學誦言而忘味蓋悼斯文之湮晦自秦以下無
傳矣此傳所以作也朱子本義全以程傳爲主而
宗旨所持在卦變一圖以佐程子所未及孔子以
後又千有餘年始得此兩大儒以發明之四聖人
之精微妙秘庶其昭示於遠近身物之間無一刻
非易之所流行也無一人非易之所搏挽也而猶

史氏見者反謂伊川以三百八十四事盡全經之
用先去傳而存義又有謂考亭以陰陽比應影響
疑似之說不切民生之常并疑其說而廣爲新奇
說蓋竊謂易益晦矣予不知易烏能衛儒家之言
易者第覺程傳爲近餘疑信參焉者不妨棄其瑕
而取其瑜要不可執已見先據一不可奪不可加
之意易之蘊義文周孔而後亦各就其所見以爲
言即起夫子於今日而再贊之仍是辭不盡言言
不盡意耳後之君子安得傲然遂以爲詣極乎內
邱喬氏說易一編固亦有快論敬以就正有道豈

撮取其所長與天下共見聞之

初八日

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道
德也義理也性命也作何分別曰泛言之道德亦
義理亦性命性命亦道德亦義理此處臚列則各
不說內邱壽氏云卦之六爻則有道德義理性命
矣和於道初爻也道者虛器民所共由故初順於
德二爻也德者實獲土所獨據故二理於義三爻
也義宜也有進退可否之衡焉大夫之職也故三
窮理四爻也理紀也有條分縷析之務焉相位也

故曰盡性五爻也。性生心，生身，生物，生天，地，君，臣，也。以五至命上爻也。命出於天，而立天高，有無窮，嘉善也。故上道欲沖，故曰和德儀柔，適育而不迫。故曰順義多歧而易亂，故曰理埋入焉而愈細，故曰。言主與天地萬物一故曰盡命無聲無臭，故曰。至會而通之言，合言分言，沒言法，無所不可不。能會通禮而非禮也，義而非義也，鳥能達於道，德而通於性命哉。

初九日

文清詩云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到得

與性天通時自無一事矣靜坐深林不著書此自
白沙得力工夫予謂能靜的不著書亦好正見其
無一事也

初十日

予靜之學自謂得之孟子慈湖乃斥思孟爲小覺不
亦薄其師耶譏太蕩總因不知學有學問人自
不肯作無忌憚語

十一日

有聲有色從無聲無色出所謂顯微無間無極而太
極也上天之載聲臭俱泯而四時行百物生此聖

甚明不待知者而辨從來學者溺於實則離言而
溺於虛則忌言有有無虛實爭路不已遂為千里
之謬

十二日

天之明命無一刻不流行於人倫事物中能於日用
食息真見其流行不已便自有下工夫處明道以
爲飛魚躍與必有專焉勿正之意同者正謂於飛
躍見流行之體而工夫在勿忘勿助之間

十三日

作聖之功其要在於誠意而張云不起意者自欺也

格物致知正所以求誠其意

十四日

天有五行曰水火木金土地有五方曰東西南北中
人有五德曰仁義禮智信仁之德於五方爲東宮
於五行爲木義之德於五方爲西宮於五行爲金
禮之德於五方爲南宮於五行爲火智之德於五
方爲北宮於五行爲水信之德於五方爲中宮於
五行爲土此人所以能參天兩地而稱爲三才大
哉人乎故中庸曰待其人而後行

十五日

我輩於日用工夫有意便成助無意便成忘故不能
與鳶魚飛躍同一活潑潑之幾希偶見之天光靜
盼即非安所得未發之中與中節之和也故學者
不默自體動復云動靜合一終難語自得矣靜坐
即善學誠然

十六日

無執見者多入俗有執見者又成拗此好學所以難
其人也

十七日

不善不入孔子之言也磨不磷涅不淄非孔子之言

日譜

卷九

三

乎諸如有父兄在聞斯行之此類甚多可想見聖
人之無可無不可後儒於前輩爭執於一字一句
之間者恐未達孔門之旨

十九日

次孫女出關 女孫失母久父亦滯家山汝往歸於
鄰臨行泪欲清我淚不輕灑我心不欲匿誰知兒
女情垂老倍姑息

二十日

獨坐口號 家住燕山易水傍驅車河朔歷星霜名
花淺園頻來折朽木深山終免傷婚嫁及時情足

慰饗殮繼日味偏香七旬三歲復何事回想從前
空自忙

二十一日

孔子於微箕比干曰殷有三仁焉於夷齊曰求仁得
仁及門獨稱回三月不違其餘則曰不知其仁也
至稱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豈及門諸賢盡出
敬仲下耶孟子又羞稱伯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
爲孔孟之言似亦相謬戾不知此各有說正不可
以執一論也稱其仁者大其功民生治亂所係鄙
其人者惡其假學術真偽之分事有源委藥因病

設執一而論便成癡矣

夜坐 露冷涼秋夜月清蛩聲唧唧四邊鳴無端識

論爭旗鼓誰是伯滔來主盟

二十三日

寄張上若 夏初友人自滄上過者驚傳太翁先生
之變聞之哀悼幾不能自持相別幾何時遽成隔
世衰老相依失此典型中夜思之不待哭於寢門
外也親翁至孝天成當此大事情何以堪然親既
沒矣而所以不朽其親者任更重而道更遠也

二十四日

書先誌後 我考葬於乙巳之秋我妣葬於己酉之
春一五十二年一四十八年矣志墓之文託鹿子
善繼是我考遊生前所喜與定交者舅兄弟以貧
出館於外鹿子亦入官遲二十年始攜此文今復
二十餘年矣大半浮家於山水間旅蘇門又復七
載兄若翁昔凋謝去形影孤孑因窮以老抱疚實
深令諸子若姪磨片石而書之既見我考妣之音
容色笑於字裏行間也孫曾姪姪姓氏志未備者

附入

二十九日

復汲丞王。憶昔貴縣同時諸公相與皆善每念之
不忘至吾丈則愚兄弟嘗自爲武城得人之慶不
意二十餘年浮家千里外猶得於此互通音問可
謂有緣矣武城風味足嘉亡弟時向同人云茂才
相戒不人公門言事孝廉明經絕無一字干請尙
足徵澹臺之流風遺韻也吾丈八科見黜百謀多
因此固天之有意玉成而吾丈之動忍者已深矣
于游稱滅明日行不由徑非公不至耳亦何必定
要津乎僕耄矣閉門山村吾丈或遲或速定
有公事過蘇門知相晤有期也

八月

初二日

寄沈無謀

憶家翁種花紋畝地得密邇日道

年譜訂嚶鳴恰有夙緣別來不覺二十年

草黃木落世變竟不可言吾家子游復凋謝去海

內故人音問遂杳翁衰老無家萍棲

泉結茆嚶臺邵庵之傍課兒子躬耕之暇誦讀一

室久不問戶外事聞王君丞汲得知年翁起居不

勝喜躍恨不能促膝請益申我舊盟而得遙相問

問亦足快耳王君便羽適與于度在座草草數行

佈侯道履幽居多暇德業自邃著述可示我否
子有幾析薪之業想爲負荷附訛不盡

初七日

諸公下榻 病骨經年懶出遊今來設榻徧南州
小車花外人爭挽不是堯夫愧此留

初九日

得故人沈無謀書 武城一別廿年餘我老樵山君
老漁去雁未通來雁至兩人情事一人書

初十日

雙檣李國華宅 庭前榴老雙虬龍盤互橫斜別有

容質結枝頭，千喜莫不來。日望發嚴冬。

十一日

中秋前三日夜 賞花宜在未花前，玩月何須待月

圓。莫訝清輝猶不滿，一分閒處一分妍。

圓月一輪總於消息見，天真未盈先稟持盈意。

此清光倍有神。

十三日

偶書 吾家思逸許誰偉，復有公和遠並遊。子有

言皆見道，莫將僞老作仙流。

十五日

日譜

卷九

九

月上諸同人攜尊就子予家三世在座 少長圍坐
坐月時家庭聚處是癡嬉瀟南蘄北七千里同室
何嘗有隔離

十六日

聞有嗣程子者 漫笑崇禛拜子儀肩程陳氏更堪
媿誰家血脈承誰祀應恐先賢懶格思

十七日

貽沈石友言別 士居恒嘗敦古誥侯禮賢下士之
風邈不再見愚謂禮之下之尙有其人而士之可
堪爲禮下者未免有愧色耳某燕南腐儒少而業

學長無所成垂老沒泊蘇門值公出守於衛每以
公王輒相聞問且授養久靡倦也嘗策馬僭僚友
過山村此段風誼於古諸侯何如哉陳公甫起家
東粵受知彭惠安兩相引重而聲施後世某請隨
何敢望公甫而公相成之德剛不啻惠安曾欲以
隱逸俾詔大吏入告愚聞而謂不敏公之信使
某得迷麋鹿之性其言曰泉源淇水盛自昔時惟
得其人以寶之斯足聞而重愛而傳矣是其所望
於某甚重如予者何敢妄自菲薄耶公治郡治屯
饒有善政至况塵泥公只敏屣視之

此之定議定力已超於毀譽得失之外故臨路不
欲爲黜然之語第述其所以感恩知己者以當聖

歌

十八日

祭張湛盧司馬文 大司馬湛虛先生以丙申四月
三日終於澄水之第其燕南方外友孫奇逢病寓
蘇門不能匍匐哭於柩迄七月先生之子庶常君
以所述行實寄至云卜八月二十七日歸窆窆乃
始將辦香束脯爲文而告先生之靈曰嗟乎先生
何遠已耶相別幾何時遠成隔世從滛生悲悲來

橫吳從悲憶懼懼緒不可追矣嗟乎先生果冥
已耶憶庚寅春予前從過澄上回達元先生而定
交儼若平生余寄居百泉竊謂儀型不遠先生焉
甚殷懃有君家舊有蘇門嘯蚤晚憑高一奇思
之句余衰年怯遠涉而風雨時以爲念嗣後郵筒
往復與二三者英悒悒於洛下香山之會焉俗鄉
魯之游每將車過從或臨流講易或集友敲碁究
竟理道論說物情輒涉月逾旬曉焉往返余之遇
先生與先生之知予蓋兩相忘形迹外也先生嘗
爲予言甲申前王事馳驟未暇體認性命之業歸

思後始欲點檢身心剖析疑似叢鋼之習尙賴吾
黨砥柱不遇子幾枉過此生噫此固先生若無若
董之懷望道未見之意而余之衰遲迂腐自信未
能何以得此於我公耶余有諸儒傳宗一編自董
江都以至吾友鹿江村皆與先生手自評定嘗云
宋儒極駁漢儒然議論未嘗不本漢之註疏漢之
諸儒不可昧關山方也故崇元公伯淳而兼之孔
明希文可見學術事業不分一事既高靜修之不
出復取平仲之興學噫即此言更可以知先生矣
先生晚嗜易叢盈虛消長之理大而能通貞不絕

俗止朝風節國史固大書特書第就七年來數見
數別無隱不宣無疑不晰近跡几靡則笑語移日
遠寓筆劄則累幅連篇今皆不可得矣余獨何心
能勿悲哉嗚乎先生生於鄴實余北方之學者也
鄴先正有崔文敏其學與先生合二三同志共聞
發之者尙未得竟厥業而今已矣斯文陸沈吾嘗
扼腕今夕何夕有車盈門登公之堂景駒依然而
儀型莫覩矣余長先生六歲較之氣血衰耗遠甚
壯而腴者乃竟先我去生願沒甯固所無憾而後
死者失所皈依學者迷其趨向豈天欲喪斯文可

頽其梁木耶此所以反覆咨嗟不能已余心之悲也公靈英爽應鑒余衷

十九日

簡張尚若

捧讀手示愧慕殷切廻環太翁先生懿

狀字裏行間鬢眉若動第衰老相依愈重人琴之

感聞歸兆有期卽爲一文書之寸帛擬駕小車爲

執紼之客及臨路血虛心跳遂不能於三百里外

臨喪且望兒族里未歸博兒冒病未愈又乏子翁

供事不得已遣使往致老親翁幸告太翁之暨曰

燕門病叟竟不能一來非爲目斷西州客尙有宿

草之與草

二十日

寄王玉乘 每思吾兄蕭寺獨坐手錄說約此段靜
氣程門人見之有不嘆其善學者乎至卷殘再書
心志純一足知近來造詣何時握手一談念之念
之

十一日

寄賀宣三 曠觀素不聞其病也一病而死爲之廢

食者竟日然親翁極力周旋旅櫬得歸所謂

骨肉矣此在知己亦平常事便是古人事太當

先生嘗拜德九原矣

二十二日

報劉範修

君八十康健如昔足下之色養可知

已換出門七載魂夢依依飛遶故園見今磨片石
爲先君子鑄志墓之文來春當圖與諸君晤對耳
壽文久已具葉郵筒未候遂致稽延幸諒

十三日

嘗見不仕者持高節以慢上無詣祭者便呵神罵鬼
以直自負者每是己非人皆不學之過也仲尼曰
史雖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祝而敬鬼直

徒由於人總見其於己無不敬於人無不處

二十四日

大凡人有長處便有短處古人短處便是其長處如
古之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無此疾何病伯夷隘
柳下惠不恭清造其極則自隘利造其極自不恭
隘豈病夷不恭豈病惠乎許子將曰太邱道廣廣
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此皆自然之理耳非
好學不能祛此病

二十五日

有感 怪來學力老無功只爲馳西又講東照管多

方心卻亂但開一徑與天通

二十八日

復張紫垣 有人自單懷來極稱年兄清介仁厚益
令人欽企僕答問數則老生常談耳原無關涉得
大序闡發似有關涉年兄之言語妙天下矣詩之
道素未有知亦老生常談耳然不敢自外於治鑄
容錄數首請教

三十日

復彭生了凡 闕手字七日不食爲之駭愕然神氣
鎮靜語語見道斷無意外之事寄字僧人傳此處

踏險非慣走山者不能上特遣健僕往視欲披兄
歸夏峯此中醫便藥亦便俟體中稍健再作道理
耳古來烈士英人直走遭蹇已入仕者先君後親
未入仕者先親後君各有攸當兄欲以此作首陽
僕謂仍當歸首邱此亦不可不辨來字看生死爲
家常事不肯齷齪求活於天地之間此是何等蔑
兒仙佛聖人一齊了當矣聞之僧年甚老不必恐
怖只以一身付之僕且相感統此致謝

九月

初一日

移菊 東籬諸隱君移入我茅屋相對雖無言坐久
令神肅 多年與爾交託意良非偶晨夕借助勤
後前與左右

初二日

與劉一六 彭了凡近樓九山忽有字來謂某已七
日不食可生可死不必離求活於天地之間第
急遣人視之欲掖歸夏峯藥卻無病自絕粒欲畢
命於九山小价再促之藥但云體中已弱不能下
山身後事已託於汝家主矣司馬村劉先生煩一
致之此君於生死之際只作家常平等第甚異之

且原再著人去看因渠有言敬聞左右

初三日

宋之尹洙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學佛者談
自言以靜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
兩忘洙頓若有得一日以手書與范仲淹別仍囑
以後事仲淹訝之以書示朱炎曰師魯遷謫失意
宜往開諭無使成疾炎問詣洙而洙已沐浴衣冠
而坐炎爲道仲淹意洙笑曰洙死矣何希文猶以
生人見待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馳報仲
淹仲淹至哭之哀洙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

復來仲淹驚問所以洙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
不達此乃以手拱揖而逝韓琦哀其慕謂師魯以
文武之才震暴天下曾不得一紵所蘊於公卿之
左而反遭權譏毀終貶以死噫師魯之死豈因貶
而死耶即不貶想亦死既達於死生之理夷險患
難俱自粹然洙之所得二公或亦未盡窺也

洙係
河南人

初五日

問題作聯 作事只求告祖父舉心要可對兒孫

明月窺人意清風襲我襟 動中識意靜忙處得

心閑 食眠隨我意時物任天行 放下有時全
澹泊則來無事不從容 伯頌以此二語作聯
重陽日 名夏峯堂曰兼山取子濤內不見已外不
見八八字作聯

初十日

十二隱君詩 有引 籬菊八種日夕坐臥其下小童知
主人嗜此又覓得四種助我幽情西施揚妃舊名
籬菊不欲居也 蕭易新號爲十二隱君詩 清心
玉 愛爾好標格清心玉得名幾經籬落下風雨
不能驚 金菊對芙蓉 烈士不多歧真人無二

面孰知吐赤心相對神爲眩 案檄春 人爲有

我累喜爾乃無心樓閣重重意穆然天地深 老

僧衣 世外挺風姿時賢莫肯與我思覓老僧爲

問侍衣處 舊朝服 凡卉競春妍獨怯霜氣肅

衣冠時樣合何事舊朝服 紫雀舌 世事殊難

問吳言舌尚存何來有紫雀或羽不須喧 白鶴

翎 黃鶴去不返欣茲白鶴來翩翩眉宇動矯矯

羽七開 獅子頭 素不聞若名今始接君面云

自老僧來文殊坐下見 粉鶴翎 翩翩意欲舞

霜石氣馥馨舉以問童子答云粉鶴翎 金盞銀

臺面帶金銀氣偏能佐酒腸繁華似有厭爲過
我心房醉白猿舊名醉楊妃猿鶴曾爲友相違
日已多今來尋舊侶半醉臥雲窩素心人舊名
粉西施誰是沼吳人能同少伯去今爲易素心一
旦獲高舉

十二日

答過予問私諡之義予曰漢魏以來此例甚多如陶
靖節王文中子陳文範孟貞耀等不可枚舉然會
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
誅之諸侯相誅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誅其師乎

子而誅其師必合天下之公以肖生人之面庶不
悖於天道耳昔關中諸君子欲諡子厚正叔商之
涑水涑水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世之人復三代
之禮我輩不可不愛之以德涑水賢相也世道清
明諡法自宜歸之於公所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
讟

十四日

宿百泉之素園名其樓曰先月樓

十五日

兼山堂聯 未發以前氣象安在知止而後功力忘

然

十六日

世人做壞了總只爲前便宜孰知討便宜處正是其
吃虧處陳搏曰侵滂之所勿久聽得志之地莫再
往康節嘗誦其語有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
宜處得便宜

十八日

籠鷄食足野鳥無糧食足者就烹有日供人一飽而
已無糧者樂天地之寬而喜歲月之舒也

十九日

苦莫苦於制私業莫樂於忘私乃知不行克代怨欲
與無意必固我者其境界蓋天淵也爲句識之

夜半思量盡所爲制私何敢認忘私一朝敢解樊
籠外神動天隨自得之

二十一日

東坡曰頃有一老人奄奄欲逝諸子呼號願留一言
老人曰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
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蚤起舉家
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
事是死時將得去者余嘗謂宮室車馬金帛皆身

外物即文章勲業亦浮名耳可將何者去獨有元
初將來一點性靈是天之所以與我者斷不可失
卻此舊物是謂將得來將得去須於夜氣清朗時
默默體察不埋沒於且盡不戕伐於斧斤纔是會
理自家事彼勞心聲色以娛年者吾不知之矣

二十二日

問卦之變也乾可變而爲坤坤可變而爲乾六十四
卦遞相變以至於無窮其不變之義安在曰有立
於卦之先者太極是也二氣五行相推相盪天人
理欲互消互長而太極終古自如善變者陰變而

爲陽化小人爲君子不善變者陽變而爲陰化君子爲小人良背死咎死妄可貞此易之所以教也以兼山名吾堂意正有取於斯

二十二日

不循理不安分此愚昧之人也動而得禍不越理不犯分此平善之人也往而无咎不越理而能窮理不犯分而能盡分此之謂學道之士無入而不自得矣

二十四日

友人利功過格勸勉人爲善讓者聞其專言報應伊

非儒者之道余曰君太苛矣人豈不爲善孟子曰
強爲善而已矣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
必有余殃作善降之百福作不善降之百殃彼易
書何以稱焉嘗見聖諭六條良吏每詮其人指其
事無非開人爲善之路令賢知愚不肖皆勃然蒸
動以感發其不容已之心易象卦爻其取諸物取
諸身者亦無非令人轉不善而爲善耳伊川云德
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君
言報施非儒者之道是無所爲而爲可與知者語
難爲世人言

二十五日

鏡惕厚爲開放心然簡束之過遂成踟躕所謂心逸日休者安在孔顏之樂處乃是其學處學不能樂是學爲苦趣設也晦翁有句云昨夜江聲春水生綠擘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陸子見此詩歎曰晦翁悟矣此是尋著樂處耳

二十六日

禮闈博士盧爾彥有引博士生於闕宦於豫甲申後兵戈阻絕遂留滯於豫之共城今年八十有五矣

元兒无食與其姪孫有懷乳究相倚爲命此中士
大夫聞而慕之修養老之儀爲計其衣食之需令
无缺乏某月日是其誕辰同人攜米酒爲祝余與
博士居相鄰時相過從爲賦二絕 滯跡天涯莫
設愁乾坤此日一孤舟誰人不識盧博士致養爭
思佐酒籌 設道神仙海上求尋常到處有丹邱
同人此夕爭相祝讓我先添第一籌

一十七日

士君子遭時遇主身與道俱亨者志願遂也身否而
道亨者不亂羣也身亨而道否者凶吝之叢也志

願之遂不能必之於天聖之不亂可危之於已固
吝之叢可以尤人乎

二十八日

贈了凡道人 旬餘絕粒九山巔素笑淵明乞食篇
志士不忘君庶幾首陽兄弟欲同眠 火宅紛紛
日異然誰能了得死生緣朝閱夕可尼山訓又恐
無端識路偏

二十九日

西湖明烈祠 鄭公雖自愛良臣否泰出來只一身
肯與至尊同社稷殉身殉道從歸仁 諸公何意

愛高名名到諸公百感生一死難忘千古恨江湖
夜夜起濤聲

十月

初一日

爲私諡德化先生作誌文 入歲輿二集

移先位於兼山堂西楹

初二日

秋觀天地觀之於萬物而已萬物所以成天地也欲
觀萬物觀之於我而已我備萬物也人只因不識
我遂不識天地不識萬物則我止爲萬物中之一

物耳

初三日

陸子靜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只此兩字義。農堯舜湯文周孔相傳，基業合盤託出石齋，謂他是過路人，偶然標題不踐不入。夫石齋於子靜，素切推許，猶謂爲不踐不入，則不知所踐所入者何人。獨幸家業既清，留得此帳簿在眼前，日用當自有象賢之子肩承，整理肯構肯堂，不至迷失祖父基業，踐而入之，豈終無人。

問祖業荒蕪，既久疆域全迷。王伯亞旅又鮮同心，共

濟之人清理之功當從何處下手曰只從此方寸地掃除廓清拔自私自利之根而已矣无所以障之境地自曠無所以間之綿亘自遠著手工夫全憑自己雖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然我所以會之者已先有清理之功故彼肯來轉以佐吾不遑身之不先而借助同人者此必不得之數也

初四日

睡醒 椒山之死既云慘夢吉之年亦未長世界由來缺陷久老夫何德享年康 披衣起坐鷄鳴時利善關頭豈敢欺欲奏廟清成戰勝不由乎我更

由誰 覺得從來客氣多皺眉之事即風波機關
徒設全無用雲淨天空自泰和

初五日

問從來未列隱士姓名多恍惚疑似不可爲據即棲
身山林癖性難回枯槁而死者似亦無當於隱居
之義曰有蘊德者然後可以隱濯見飛躍豈有異
道哉有出山之隱士伊尹傳說太公孔明是已有
歸山之隱士范少伯張子房是已有以隱士出仍
以隱士歸李長源是已陳太邱郭林宗管幼安陶
淵明王文中子周濂溪邵堯夫劉靜修一亢不悔

皆隱而蘆行之趣未可與山林枯槁之士律論也
數子陵爲隱士之宗有謂其違時之泰過主之知
道既可行身何以隱余曰子陵而不隱不過爲嘗
會風雲時一鄧禹一寇恂耳不臣故人高世其志
隱烈以賓爾自任惡得爲石隱者乎

初六日

小童移白菜一株置草堂中客曰士大夫不可一日
無此味則此種不可無小民不可一日有此色則
此種不必有予曰對士大夫言則曰不可一日無
此味對君相言則曰不可一日有此色惟知此味

者乃能不忘此色也我輩正宜朝夕晤對以咀其
味而勿忘其色

初七日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達乎此者有其德而不居
有其功而不伐有其能而不矜故自卑而人益尊
自晦而用益光易所以謂謙亨君子有終昧乎此
者片長寸善矜之以爲奇一味是已非人正與天
道相反德何能入而學何以成程子謂勉慕於謙
亦不能安行而固守况與之相背者乎

初八日

食色爲性今古沈迷說而甘之不問愚知非道學自
修之君子鮮能不以爲心害者認以爲性其流弊
無窮提一命以抵之其防維亦大從古帝王賢聖
經世立教只是令此食色二字一歸於禮而已矣
食色湯禮其凶於家害於國如影之隨形孟子曰
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此便是盡性立命本
領正從尋常食色間做去彼借口食色爲性者皆
溺情任便不知忌憚者也

饑渴害心總不出聲色貨利皆食色性也一字誤之
食與色不能與禮較重輕正所謂性也有命焉命

也禮也一而已矣

世之治也無他食以禮而已矣色以禮而已矣上之人寡欲清心下之人安分守法如所謂終兄侍而踰東家牆事自無有人亦共信而禮之重於天下也此何待言也世之亂也亦無他食不以禮而已矣色不以禮而已矣貪淫之念一開溪壑之願雖滿金帛子女任意縱情窮直終兄霄而踰東家牆已忍任人而視此食色之侈禍尙敢提一禮而與之較重輕耶可爲痛哭

昔先妣陳太君 萬曆庚申十月之九日我母不諱
之日也於今四十九年矣音容阮沓墳墓復遠魂
夢依依老而轉切爲位斯堂兒所居之室與之相
近晨昏省視庶其便焉且欲予子孫修明祀事
以妥先靈致於忌辰肅設庶飴迎我母之位於別
几祇薦悃忱母之念兒庶其享之

河十日

孝行爲西粵朱孝子賦

名重舉字星如西粵朱郎

真孝子六歲嚴君遊帝里十有七年見面難淒淒
惻惻夢中起一朝辭母來共城出入千層雲共水

弱冠豈能耐跋涉孺慕永貞無披靡七千里路半
載期步步遠今步步迥而翁束裝久思歸若爲之
子行且止骨肉相逢天一涯神鬼安排有妙理文
安孝子事合符白雲寺中同一採山窮水盡情何
極地義天經身所履終身難滿孺慕心萬里之橋
從茲始而翁鷄澤著循聲得此孝子良足矣老夫
爲賦孺慕行桂嶺山色已騰紫君歸君歸真可喜
紹開有母徒闔倚

十一日

孫文忠修高陽誌載齊孝子以促燈爲業日市餅餌

奉母傍說古今佳話以誤母心鹿忠簡爲魏童子
每立傳訓童子母他適童子號吳晚留其母母不
得去此二事亦微末二公指出君子曰可以興矣
感發人心正在無知識之愚夫童子不矯不僞以
見人性之善無知愚貴賤而同然闕中老人無食
無兒一時紳士爲前所需修養老之儀粵西孝子
數千里徒步訪親士大夫嘉其志賦詩益卷燕南
紳士恥食嗟來絕粒十二日欲畢旦夕之命紳士
亦敬而慕之爲授餐焉是舉也皆孫文忠鹿忠節
拈齊孝子魏童子之意風俗之醇人心之厚正在

此語為淇焉人所忽畧之處而妙有機緣君子曰
可以興矣

十二日

道不可須臾離起居食息語默動靜皆道也體道不
可須臾間起居食息語默動靜皆體道之會也孔
夫子學而時習之自十五至七十何嘗有駐足歇
手之時雖曰無行不與然用功在人不可見故不
觀不聞者天命之所以不已而戒慎恐懼至誠之
所以無息

十四日

佛氏一切皆空獨不能空死生之說第就繫辭釋之
原始反終游魂爲變其意自明程子謂以春爲始
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
生者其與是類也游魂爲變既是變則存者亡堅
者腐更無物也此可以定紛紜之說信不及者祇
自惑耳

十五日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程子謂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
一陽者道也此何以說焉曰道立於陰陽之先者
道道生天生地生萬物萬物一陰陽也陰陽一天

地也天地萬物起陰陽之氣所布濩充周而道明
其業備者矣

十七日

復張谷王兄弟 尊府之禍固不待今日而知也向

來相囑之意欲效曲突之謀今勢已焦爛撲滅正

難僕衰病放人恐能赴湯火爲君家作上客耶然

竊思之當事者怒氣既洩惻隱漸蒙天地鬼神在

止斷無必欲盡殺一家之理如罪不應死而必欲

殺之不顧人非甯免鬼責昆玉於此時反躬謝過

以俟命古人處憂患之道也如勢不容終止且身

爲之獅子獨行不羣伴侶壯夫畏管異借他人筆
不能悉者來人或能面道也

二十日

題郭公望所集隱士傳後卷潛見由來只一身設將
沈痼作天民指括今古無多士眼到豈坤甯幾人
道合聖門非具癖德爲龍隱是其仁從茲逸士開
生面之子結廬好比鄰

二十二日

問管仲不死子糾趙苞忍於棄母此二者非小失仲
之不死子貢疑之夫子雖許其有功未嘗明其無

罪至苞者方正學深尤其不能賄虜不能棄郡程
子精於義亦欲其降苛論者至例之爲殺母之賊
賀景瞻作春秋歸義自謂有功聖門乃獨排衆論
直嘉其忠嘉其孝此果不謬於聖人否曰試看其
著論亦自不謬非臆說也其論管仲畧曰嘗反覆
齊事然後知仲之必無可死而相桓之無容議也
何也襄公既弑國亂無主此其際人可得而有之
然子糾既弗能取而桓自莒入則是齊之主矣以
弟則糾不當立以義則桓已爲君糾又安得而妄
圖也哉仲之素糾事桓乃侮朕非而圖今是召忽

甘心不悔無愧子糾是矣獨不愧齊先公耶特荆
刺聶政之流匹夫匹婦之諒耳其論趙苞畧曰苞
守遼西虜挾其母以要降賊則母死不戰則還失
蓋破虜以全郡臣職也自殺以報母子情也情與
職兩盡亦足矣議者謂捐數十萬財則可以贖母
夫母誠可贖耶而此數十萬者將安取給縱有其
財矣虜方挾其母以爲奇貨雖竭府庫恐未肯送
厭又謂君不以此城爲存亡始捐之以易母而徐
以計取之則尤過矣夫此城果爲苞有則可以言
棄乃苞爲君守土雖捐一物失一民皆苞之罪廢

可輕易與虜耶與虜而城不能復更不得母則苞
之計窮矣惟有束手降虜而已矣降則宗族誅墳
墓夷母子俱沒虜手而名損節墜此計之至拙者
也况得母烈婦也觀其勉子之語忠義凜然識大
義苞之盡忠以戰適慰母心故謂苞之戰是忠苞
之心可哀也嘔血自殺苞有以見母矣余亦有說
焉伊尹不嘗事桀乎劉誠意不嘗事元乎倘尹而
終老於桀誠意而終老於元何以爲伊尹何以爲
誠意景泰北狩歸于肅愍曰賴社稷之靈已有主
矣何獨於仲與苞而疑之總之臣子處極難之勢

不待己之心不白而是非之衡不立亦臣子之不
幸也夫

二十四日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鬼神之幽也總不離平常日
用之中故易之道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中庸之德歸於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夫

二十六日

郭襄臣闕一禪房爲同人會講之所索題一字予曰
覺室因爲聯無善無不善是彼傳宗小覺非大

覺要人認得

二十八日

粵西孝子朱重暉不遠六千里徒步來其城覓父同人嘉其志贈詩盈卷然伴之來者江西秦和人李克恩也重暉弱冠從未出門且家貧不能具路費克恩代爲經營問閭險阻數月始達重暉之父以囊空不能厚酬克恩去八十里復歸見余謂同人旣揚孝子則有勞於孝子者其姓名豈可湮滅不傳余友郭公望士標代爲資斧復遺字於其所知宦西江者君子曰克恩一細民耳猶知重名節敦

行義足以風矣跋於卷後

三十日

或謂匹夫亦知好名此人心之偷也曰士大夫正恐
不好名耳知忠臣之名好必不肯爲不忠知孝子
之名好必不肯爲不孝知義士之名好必不肯爲
不義所惡於好名者謂無其實而冒其名者也莽
操溫懿以姦雄而竊仁義鬼神忌之矣如必得其
名不失天下之顯名名豈爲君子病耶

十一月

朔日 大凡撰著議論翻駁古今成案以議爲主議

以膽爲主膽以理爲主理以讀書爲主不讀書則
理有未明而橫決似膽穿鑿似識史冊中此等人
不少學之時義大矣哉

爲明山東武德道兵備殉義賀景瞻先生傳

入歲寒二集

初六日

問巢由巢在何處不知開石隱之嘲是此輩人否曰
巢由是古來一種清淨淡泊之人以無所事事爲
樂卽皇王有道之世亦不可少此一段風味爲天
地留孤冷之氣自與邪道異端者不同巢由之後
再無巢由不必過慮其開石隱之嘲也

初七日

燈前月下意緒稍清輒令孺子輩鼓琴其琴曲非容
窗夜話則歸去來辭因憶誠意運策定鼎功成身
退希迹赤松之遊悠渙蓬窗之下其達而隱者耶
元亮值社稷甚危君父莫救綱常墮於賊手刑既
歸於姦圖獨闢一清明廣大之界託迹隱淪嘯歌
自得其窮而隱者耶二公者真百代殊絕人物傾
其音恍如見其人焉

初八日

聲音之道通於神明子曰成於樂又曰知廉勇藝而

文之以禮樂則樂誠重矣哉自樂經廢而中和之德鮮矣琴之爲物猶可以寄性情焉文之見舜孔之見文非見舜與文也自見其性情而已矣

十一日

額先祠曰佑啟我後人復爲聯 本源在念風木興

思

十二日

惡人亦有善言邪人亦有正言不善聽言者棄其人而益棄其言善聽言者取其言而不取其人彼惡者邪者幸其言之見收而善念漸生邪思漸泯莫

不樂遊覆載之寬夫子謂三人行必有我師吾非
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善不善皆在君子樂取諸人
以爲善亦豈專取諸善人君子乎

十三日

問君子以仁存心又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畢竟
存之意多行之意多曰存所以存此行也行所以
行此存也非能存不能行非能行不能存有何多
寡可言

十四日

問仁統四端兼萬善義質禮行孫出信成何謂遺御

仁字曰義禮孫信皆仁也乃所以爲君子也曰君子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何只單提一義字曰無適莫而義與比非五德俱備者其孰能與於斯孔子之學夏禮學殷禮學周禮豈亦有不足於五者之德乎曰若臧武仲之知樂正子之信恐未足兼之也曰武仲之知而文之以禮樂樂正子之信而充之於美大聖神無復有餘蘊矣禮之五者之德皆性盡性者正盡此五者之德故無一節之可名舉其一而全體見不明乎此則墨氏兼愛亦曰仁楊子爲我亦曰義仁義云乎哉

十五日

問六經俱出夫子刪定炳如日星而樂經何以遲久
廢於天下然則將終不復乎曰和者樂之所由生
天地元聲人心元韻廢而有不能盡廢者存復固
有其曰矣須聖人而在天子之位

十六日

問聞善不喜聞惡不怒此頑冥不鑒之人也然卻無
禍有憤激太過或以言語取敗或以詩文招尤古
人每多蹈此適如周忠介順昌以魏忠節被逮就
舟中對綬騎大罵魏忠賢竟以此受禍酷慘異常

二者將何從焉曰但請折衷於孔子危行言孫四字千古不易

十七日

相視莫逆唯孔與顏子曰惟我與爾有是夫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於吾言無所不說者故知吾無行而非與也下此則推測揣摩愠見不悅由賜且不免而况其他乎

十八日

問聖人無死節之事果否曰聖人無必欲死節之心仕止久速時惟其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固詳哉其言之矣曰時事日非到得
進退兩難之時可奈何曰聖人知幾斷不至進退
失據如其至此子亦有言殺身以成仁無求全以
害仁

十九日

問聖門問仁問孝問行問政夫子答之言人人殊學
者可就其言之殊而會其意之同獨子路問死無
復有再問者遂不得其更端之答竟於死生之說
徒滋疑義曰此事原不容再更端也未知生焉知
死是說不知更端言之原始反終則知死生之說

是說知此一語自是了義千載下徒自爲疑團耳

二十日

問禹惡旨酒好善言武不遺邇不忘遠此亦平等事
何關道統之傳曰湯之執中中於何執文之望道
道於何望總不離於所惡所好不遺不忘之際而
已矣禹何嘗不祇德耶武何嘗不敬勝耶心在事
上見有動靜無精粗也

人者天地之心也而人所以爲天地之心者有君以
臨之有親以生之有師以教之惇庸秩序於天地
之間而天地始非浮邪耳所以曰域中有三大而

是三大者亦有遞相重之時身未入官則親爲重
身既入官則君爲重身果爲忠臣孝子則師亦無
不重蓋忠孝之道非師不明既入官而偷生曰爲
孝子未入官而效死曰爲忠臣恐非孔聖之所以
訓七十子也

二十一日

問熱軟圓融之人既無裨於世而孤詣冷癖又多偏
見固執當何以用其補救乎曰只宜勸之讀書讀
書多則理自明偏執之見自當潛移默化除此無
對症之藥

二十二日

送許蘭陵

暮坐百門月朝望碣石雲燕衛遮太行

室邇人自分維公方都水踏歌泉上聞衙靜但賦

詩灑酒問青筠菊芳廬社盛煜煜生龍文顧我蓬

廬人刺促何足云拉友步我郊粗糲竟夕暝山情

在庭戶樵心非斧斤今茲車將駕離心與雪霧乾

坤借公等大化布氤氲夏峯多古木風動尙惜羣

二十三日

誠淫邪遁而知敵陷離窮此孟氏之知言也其法得

之於易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誣善之

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屑不問於此道便不能
知人不知人何以辨天下事

二十四日

客有贊予者曰由名愈高堯德愈大或怪之予曰薛
方有言堯舜在上下有真許靜修題許由歌詩云
堯天萬古大無倫何地容君作外臣今得爲外臣
矣堯德顧不大耶君何怪焉

二十五日

問窮理盡性至命元是一事是三事曰能窮理便盡
性能盡性便至命程正公云如木可以爲柱理也

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三者欲分之而不可得學者須先窮理窮理在性上窮盡性在理上盡以至於命則全無著力處矣

二十六日*

王蓼航太史以遺金輸公予聞而嘉之爲紀其事

鷄鳴分舜跖利與善相連兩念不中立一喻遞操權競逐既云鄙若染亦已偏大梁王太史臨財義獨先版築得遺金歸已亦何愆物來此苟得輸公不少延甯揮與儀掩卓越千載前此誼非不高適道恐不然用物等棄物君子奚取焉不貪氣日

物乃得其全於心既無累於物復何牽所以平治
人不廢理財篇利者義之和所去獲所堅

二十七

立人之道曰知仁勇立言之業曰才識瞻識闇則惑
生才短則憂生膽薄則懼生立人立言無一可者
操何術以勝之曰好學力行知恥

二十八

御汴金詩引 余容有元義士魏敬益者曾於歲饑
時以錢穀易鄉人田千畝餘歲復義士盡還其田
危學士素集卷以識之至今名其里曰與讓義士

乃列元史孝友傳中余嘗曰堯舜天下至今在蓋
官之也非家之也所謂推以與人已愈有意在斯
乎大梁太史王公舊買莊地一區以版築得遺金
三百兩物雖儻來義非苟取公必以之輸官而舒
民急意若曰金得之於汴而仍歸之於汴以此明
不取而已矣君子曰此金與汴俱永所與者利而
所取者義帝王富天下與聖賢清寸心總無歧視
余樵蘇門公適以養母請假習其色養甚至今復
悉臨財之廉敬而紀之以告採風者

二十九日

治心如治天下然須先扶起虛己樂善之主而佐之
以容賢利國之大臣激濁揚清之諫議安內攘外
之將軍未有不奏掃蕩廓清之功者噫治天下固
難而治心豈易易哉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而中
庸不可能也

十二月

初一日

春秋開卷春王正月四字是聖經第一關鍵而亂臣
賊子懼之大根源自康侯行夏時之言一齒說者
以爲得聖人之微義發前人之未發愚竊有疑於

心者夫子從周者也春秋爲周天子作也而裁定
第一筆先與周天子爭時夫子平時守爲下不倍
之義不欲生今反古乃先自蹈之心則何安行年
七十弟子三千平居議論儘可發明古今得失乃
於亂臣賊子之案講治歷明時之法然耶否耶因
爲賀景贍作傳景贍春秋歸義與康侯多相左愚
不能折衷其說敬以質諸後之君子

初二日

陽明嘗云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志以相切礪
其於論議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辨初疑之今深

下
缺

信其然也蓋人議論之不同如人飲食之名異強其所不嗜者而必令之嗜神必不甘何如酸甜苦辛各隨其便之爲愈乎五味皆可以養生但不毒生則已耳學人之病勝心難降執見難破辯析愈多而去道反遠故但令之立本而栽培灌溉可徐俟之

初三日

天下事非有心人不能辨非有情人不能辨然不可以語天地聖人之大程純公之言曰天地之大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大情順萬事而無情此之

境界其誰知之足見純公之大

初四日

或謂子孫凡爲祖父請乞一味譽辭殊失真面目讀
陽明子表揚先德疏飾非以欺其上者不忠矯辭
以誣於世者無恥不忠無恥亦所以爲不孝信斯
言也則三代直道亦可施之於祖父否曰父爲子
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以不情之辭罔祖父不
可也以証父攘羊爲直躬則賊恩莫大於是從古
仁人孝子善則歸親過則歸己皆從一段至誠惻
怛而出舜何嘗見瞽瞍之不是

焉率車牛載之歸則安肅人董瑄也

初八日

兩程夫子祠堂聯 表章前聖之功一堂中亦師亦友開闢後儒之事千載下惟弟惟兄

初九日

郭熙侯問知天命曰天命著落在人事上倫常日用有一處經涉不到便於天命有不親切處到得五十則無不經歷古人所以五十始服官致思知天命纔與天命渾合無間成湯夏禮明命亦是在人倫日用上顧誤

十一日

偶書 野老疎慵日閉關手抄周易到兼山靜中恍
忽忘人我從此紛紜可盡刪

十二日

仕止久速總無成心孔子之易也辭受取予各有攸
當孟子之易也易者何義精而已矣仁熟而已矣
單板道理雖未得特措咸宜卻不至喪其所守託
以通漫無執持未有不壞其廉隅者諸卦中多以
貞爲主意在斯乎

十三日

一切非意之來只求要辨道得過中便不恬或拂或
忤或橫逆觸之不動躬行其所無事此其自得深
矣禹之治水決排疏淪皆無事也

丁四日

對祝客口號 眼暗耳聾已有年慙於此日集羣仙
仰思報稱絕無事唯解朝饗與夜眠

十五日

諸公過予爲祝內有八十五歲翁善談國理 循省
生平多積愆霜寒何得勞諸賢丈人示我長生訣
爲學無成罔說元

十六日

客謂天地間何物最奇曰萬物之生人爲貴何事最奇曰子臣弟友何人最奇曰爲孝子爲忠臣爲悛弟爲信友此皆所謂庸也惟庸故奇無一人得外無一時可離而至聖大賢卻不能滿其量夫且歎其未能也離此而言奇詭僻隱怪者流君子弗爲矣

十七日

客問人生何事最樂曰無憂曰何以能無憂也曰無次曰君子有終身之憂文王孔子不免而況其他

曰憂或有之夫豈有疚焉無疚自無憂矣故曰仁者不憂

十八日

問物與無妄曰朱子謂物物而與之以無妄也夫無妄者誠也誠者天之道天之道惟誠萬物之生皆自誠中發出惟聖人能完具無妄之理與天同體與天同用故仍謂之至誠

十九日

寄史赤豹 生平恨未得識令兄先生而然屢有知己之言雖未敢告之於人固無時不在胸臆間也

悠悠蒼天感歎何極先生才品真是二難吾鄉南
北倚爲山斗第出門特意欲由蘇門而金陵而武
林親師取友問水尋山一了夙願在茲至今眼暗
耳聾已成廢人矣孟生得入龍門聲味自遠揣得
佳詩歸來第日夕誦讀宛見顏色適有使鶴敬此
寄候小言一册就賢有道腐儒面目大都如此

二十日

復陳元置蜀人 弟腐儒無成從未敢怪言與貴人

論交獨於先生則不敢自外丙子定興先生殉義
先生艷詩數章憫死念生真古誼也於未前仍在

一札到山中丙申秋抄又得白白下所寄書先生
不棄故人別愈久而意愈真廻環讀之四十年情
事宛宛目前翁出門時原欲由蘇門而金陵而武
林爲幼子就婿茅氏計不謂荏苒至今眼暗耳聾
已成廢人矣七十三歲人相隔二千里先生不能
來翁又不能往不知相晤於何時何地念之不禁
淒斷先生郎君有幾居有定處幸一示之小言一
册就質有道先生定謂仍是從前腐儒面目耳

二十一日

是日立春有聯云 春回自適身猶健歲暮無營意

更長

二十三日

李頤菴爲予下榻兩家父子各三人 一榻南州豈
讓先兩家父子六人眠乾坤何處無元氣叔季依
然三代前

二十四日

問顏子所好何學曰學孔子之學而已孔子自謂聞
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其稱顏子也曰不遷怒不
貳過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孔顏
之學一而已矣

二十五日

訂四老會劉白愚段玉菴孟晉長與予皆七十以上
人進會不拘時與至相過三老俱有古人風

二十六日

獨坐 隔見粉妝嚴月磨闌來回想覺蹉跎十年
得昆吾劍霜刃一揮斷百魔 耳聾免聽俗人語
眼暗不觀非聖書獨坐深深無念起靜中天地即
皇初

二十八日

瓶中梅 未能梅嶺幾追遊移來一枝入案頭閉戶

留香非癖好對君疑是許巢流

二十九日

示諸子若孫 歲暮余何言 塵蹟仍如昔 肌膚漸不
實 手冷面常赤 獨此嗜學心 勉與日相迫 陶公五
男兒我復多 一索有能有不能 幸不至乖逆 見前
己六孫長 瀾敦世澤阿 詮年十八 闕薦欲前 適十
三日 阿滔慧性 忌太閤阿 淳今九齡 學步不踟 躕
有周輒高聲 慮我耳或格 薄四流方三 攜手各村
孰口夕娛 老翁我心亦悅 懌瀾孫亦抱子家聲 日
漸爽我躬 固多愆祖 慶有餘積 陶公兒非痴 古人

嚴爲責我之子若孫亦豈皆圭璧莫知苗之碩貝
寸而遺尺

三十日

除夕 明且是新年此夕可輕視循省一殿中於焉
告成事有疚與無疚猶知豈容闕今是而昨非君
子貴自治掃除此夕愆無往不攸刊

日譜錄存卷之九終